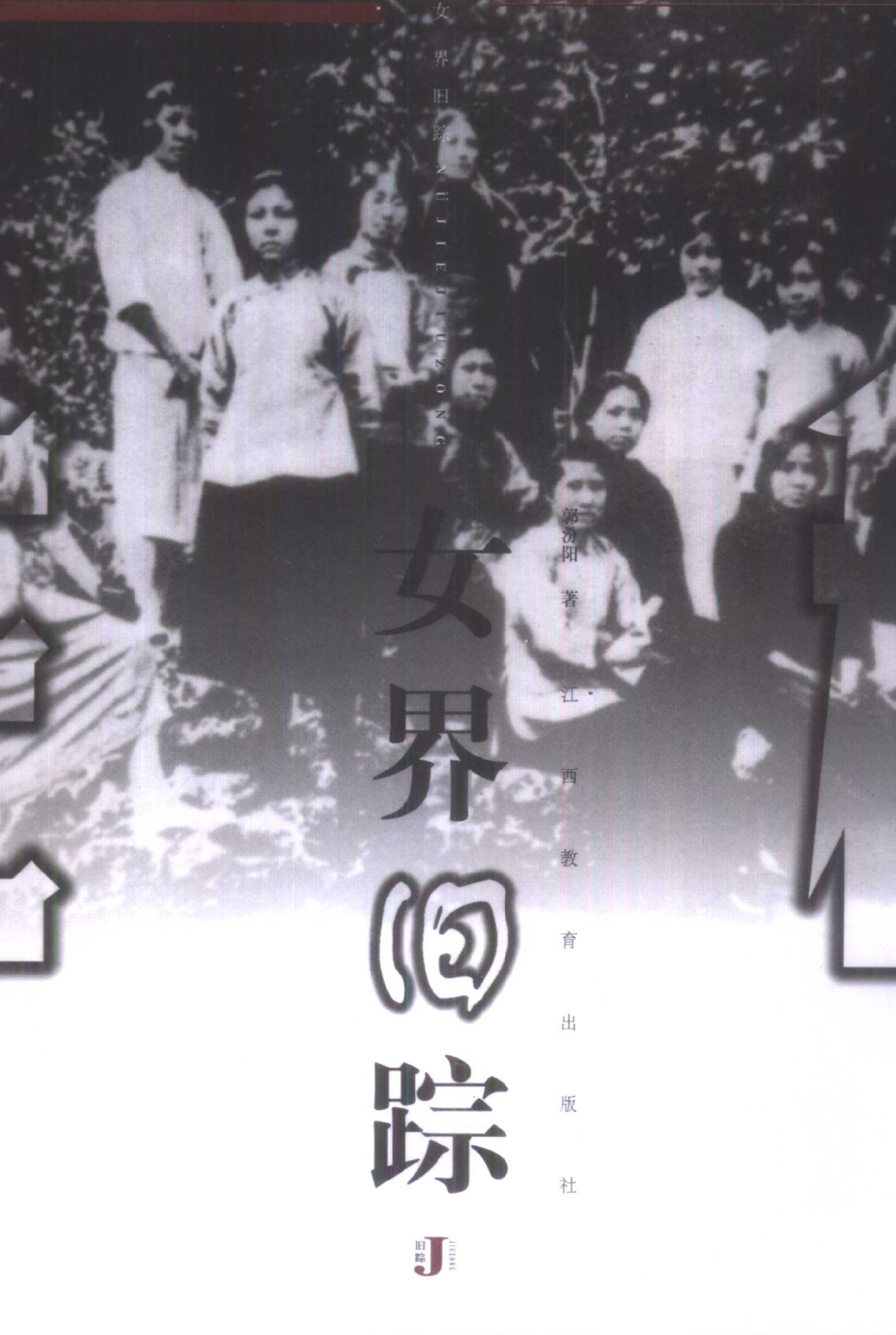




女
界
旧
踪
Z
H
U
J
I
E
J
I
U
Z
O
N
G

女界旧踪

郭汾阳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旧踪 JI1006

女界回踪

丁

郭汾阳 著

江西

教育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女界旧踪/郭汾阳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1
(旧踪丛书: 7)

ISBN 7-5392-3447-4

I. 女… II. 郭… III. 女性-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7365 号

女界旧踪

郭汾阳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URL: <http://www.jxep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路 636 号 330009)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24 开本 9.5 印张

216 千字 印数: 1—2600 册

ISBN 7-5392-3447-4/G·3288 定价: 16.4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世纪流转,“五四”又过去 80 年了。

是 80 年前吧,南方的毛泽东激烈地评述长沙赵五贞的自杀是“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的结果(《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北方的胡适正为另一个女高师自杀的学生李超作传,他“替这一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了,何苦呢?“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以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李超传》);也是那时节吧,《新青年》热烈讨论着女子贞操的问题,不久,妇女解放、伦理道德、男女社交、婚姻家庭、女子教育、职业和经济独立、废娼和人口、儿童公育以及解足和剪发等等是充塞了各种报章的热门话题了,因为中国整个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性别奴役、歧视的基础上,这些讨论也就连带作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风俗等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引起的社会震荡也就可想而知。那是春秋战国、百日维新之后又一度的思想解放岁月,世界新潮夹裹着“五四”触发的民主主义潮流,从打倒孔家店到妇女问题等各种社会问题无不萦绕着中国的思想界,于是,《伤逝》的主人公也在吉兆胡同窃窃谈论着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易卜生……是“娜拉”出走的时候了,“我要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环境”、“我对我自己负责”、“我要学做一个人”(易卜生《玩偶之家》);是

2.5.20 / 1

“子君”、“娜拉”式的话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说这是露出“中国女性辉煌的曙色”（《伤逝》）的日子，果然也就有了“向蔡同盟”式的“五四夫妻”……“五四”从那天起，它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传说。

“五四”是永远的话题，不管世纪如何流转。妇女解放那时是进入话语中心了，人性终将战胜兽性，进化论告诉我们历史发展是向前进的，而这发展的尺度是可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的。也是鲁迅说：且慢，“娜拉走了之后”如何？“铁屋子”掀开屋顶后如何？你看看吧：不论是最先觉悟的夏瑜（《药》）、子君（《伤逝》）或者害怕了的爱姑（《离婚》），没有“话语”而被“吃”的最底层的祥林嫂（《祝福》）、顺姑（《在酒楼上》）、六斤（《风波》）、单四嫂子（《明天》）、妹子（《狂人日记》）甚或帮凶的四太太（《肥皂》），哪一个能逃脱被吃的语境？“五四”，是“真实的谎言”？是无凭预约的“黄金世界”？鲁迅为什么要“为了遗忘和说谎”（《伤逝》），他为什么总是“为了忘却的记念”？暮霭中苍凉回眸，张爱玲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这惘惘的威胁”（《传奇》）。什么是“威胁”呢？

妇女解放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来到世上的。在传统中国，“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突兀地成长起来的女权革命，是“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丁玲《莎菲的日记》）的情况下遽然形成的，表面看它在十数年间走过了西方妇女运动几个世纪走过的历程，其实基于社会生产力的物质经济基础不足，妇女回归社会的历史条件也就有限；人类以理性审视自身存在价值的能力也因为启蒙的一再受挫而呈苍白之状；社会存在形式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反差也决定了她们以实现做为社会人的价值而开展的革命目标尚远，等等，所以它后来的退入边缘也就在情理之中，惯常的风景是王闿运的名联所描摹：“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二元社会的怪状是这百年来的基本现象，就是今天，如果说“妇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阶级问题，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成功，童养媳没有了，买卖婚

姻没有了，‘姊姊妹妹站起来’（这是50年代一部反映取缔妓院的大型记录片的题名）了，妇女有了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财产继承权、教育权与就业权利了，女政治局委员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兵女警察都有了”，怎么“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上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呢（王蒙题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序）？也不尽然是“深层次”的问题，“包二奶”、“小蜜”、“黄色娘子军”、“修补处女膜”、女童失学、“回到厨房去”等等的“浅层次”问题都在说明历史进步的有限，也在揭示“五四”的依然新鲜。“娜拉走了之后”于无限的可能性中是不是还有历史的宿命在作用？

“据人家传闻，西洋在十六世纪发见了人，十八世纪发见了妇女，十九世纪发见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我听了真不胜歆羡之至。”（周作人《苦茶随笔》）这么说来中国晚了两个世纪的节拍吧。拾撷这个世纪的女界旧影，解剖若干个横断面，说些故事和人物，就是想看看中国妇女百年来的风貌，并遥想她们的将来，这其实是很有兴味的。张爱玲那幅请好友炎樱设计的封面其蕴意是“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传奇》）我们或者将来的现代人是不是这样大大咧咧地窥视或解读历史呢？

韩晓华提供了本书宋庆龄、邓颖超两节的初稿。因为成书局促、本人水平以及阅读面和篇幅的有限，疏漏或谬误之处在所不免，尚望方家予以指教。

目 录

前 言	(1)	一场“爱情定则”的大讨论	(88)
解放,从脚下和头上开始	(1)	《情书一束》的女主人公	(93)
她走向了世界	(7)	鲁迅为什么不再送书给她?	(98)
飘忽而过的一双殒星	(11)	“影后”胡蝶的一段故事	(101)
大哉秋女士	(15)	model 的风波	(105)
暴打宋教仁的铁娘子	(19)	杨荫榆的故事	(109)
我们上学去	(24)	伤逝	(113)
一位独身女子的传奇	(31)	北大的巾帼英烈	(116)
曾国藩的后人	(35)	永远的刘和珍	(123)
“五四”浪头的女子	(38)	女兵冰莹	(129)
山格夫人和杨步伟夫人	(42)	毛泽东和他的“霞姑”	(134)
陈衡哲与张伯苓的讨论以及		刑场上的婚礼和中国的丹娘	(138)
胡适的笑话	(48)	为了永远不忘却的纪念	(144)
一座孤坟到一双墓庐	(56)	中国的贞德们	(148)
“四君子”和她们的同学们	(63)	马兰花开开几度	(153)
瞧这一家子	(70)	三姊妹的故事	(156)
郭隆真与张若名	(78)	红色女性看大姐	(161)
西花厅的海棠花	(84)	雪山草地上的女性	(166)

女兵续曲和战时妇女领袖	(171)
以沫相濡的“同行者”	(176)
延安的故事	(180)
挨过打的女教授	(185)
政治冤狱中的蒙难女性	(188)
最后的文学大师	(192)
女报人汤修慧	(196)
国统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	(199)
女子书店和它的主人	(203)
胡适引以为自豪的女学生	(206)
生命的使者	(210)
中国的“阿信”	(214)

解放,从脚下和头上开始

解放,从脚下和头上开始

如同革命导师所说:“有神的”中世纪确实使人彻底兽化(恩格斯)。在这个世纪拉开大幕之际,“做人莫做女人身”的世代相传的俗语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因为女人的叙事实践依然是继续被“兽化”:那个世界上独有的缠足,使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双脚几乎蜕化为兽蹄状,而繁难的发式又是闺内每日洒扫庭除之外的必须功课。这是鲁迅笔下“吃人”场景的序幕。人权,基本而首要的人的生存权中,女子的人身权利、不可让渡的生命和尊严的权利,是不在“吃人”的语境中的。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是残酷而变态、把女子痛苦作为赏玩对象的南唐后主之后无数中国妇女的悲惨体认。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吗?中国汗牛充栋的史书中可有女子的控诉和她们自身的话语?标名《中国妇女缠足史料》又名《采菲录》的奇书是本世纪30年代才有的文献。兹事体小?它不是关乎世道人心的维系和礼教纲常的阐扬么?终是“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和“独有的宝贝”呵——“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胡适文萃》),十数项国耻对准女人的竟有多少?可耻呵,国际博览会上“四大名绣”的展品中竟有锦绣制作的三寸金莲,已经沐浴“人的发现”阳光的西方人是如何欣赏这怪物呢?“金莲居然是色情的终身象征,的确为一种令西方性变态、性施虐相形见绌的性感的创造,这样一种性爱上的迷信,一种自我放大,加

强了古代男子的统治,这说明我们想象力的贫乏。”(《费正清自传》)困扰汉学家费氏达40年之久的缠足问题终于也在西方人闯关进入中国后开始了它的解构——解足运动。先是传教士,继维新人士,清廷要改革要新政也自上而下倡导天足了,这一波波的浪潮直滚到帝制的覆灭,又涟漪在民国之后,女人——人,历史是由表及里由外及内地挺进和递进,缠足和解足的故事也就是这宏伟叙事中的一章。

女权不彰,甚至妇女解放先声的天足运动和女学运动也是男子先为代言的。李汝珍、俞正燮等之后是维新圣人的康、梁侪辈了。“三尺之布,七尺



康同璧(中)

之带,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挛趾缩,跼天蹐地,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药水,日夕薰然,窄袜小鞋,夜宿不解,务令屈而不伸,纤而不壮。扶床乃起,倚壁而行。……亲操井臼,兼持馈浣;下抚弱息,上事病姑;跋往报来,走无停趾;临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扞足叹嗟,悉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坠命,或因楚病而伤生,若夫水火不时,乱离奔命,扶夫抱子,挟物携衣,绝涧莫逾,高峰难上,乱石阻道,荆棘钩衣,多有缢树而弃世,坠楼而绝命者,不可胜数也。”(康有为《禁妇女裹足折》)康有为既伤心女儿的悲苦,从自家做起,女儿同薇、同璧就没有缠足了,他又在南海开办“不缠足会”,会章上说:入会的人



剪发后的向警予(左二)等

要保证家眷不得缠足，凡放足者大家要去庆贺。这是中国人进行解足运动的滥觞，及流而下，由沿海而内地，“不缠足会”风风火火，康家姑娘现身说法，梁启超、经莲珊等各地主持，百年前变法之一项内容即是破除这陋俗，那时的说法是把解足视为富国保种的所在，若说救亡是百年中国的主旋律，一切种种皆为所统：则缠足——亡国，解足——救国，这就不是简单的事了。

不过搬张桌子也要流血，让卑下的妇人解足，食痴癖如李渔之辈以及社会上民间中传统势力顽固集团是不会善罢干休的。也是康有为上奏章出勤政殿，李鸿章不屑说：干卿底事？康答：焉知是小事，“全国四万万人口一半在这条锁链之下，不能有所作为，中国的积弱缠足未尝不是主因之一。”（康同壁《清末的“不缠足会”》）转瞬变法失败，最苦的当属女子缠了解又要缠的苦楚，就是后来民国了吧，一场风波过后，“六斤”不是新缠了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鲁迅《风波》）；以缠足缠出名堂的“大同脚”，那吾乡常燕生先生一阙《山西少年歌》中痛慨的晚近历史给山西蒙上的两大耻辱“太谷烟枪大同脚”之一，鲁迅兄弟是视之为“吃人”的鲜活材料的：“狂人”的原型的兄弟“从前在大同做官，他不是什么新思想家，但在光绪末年他便禁止他

的女儿缠足,据他说因为看山西女人‘满炕乱爬’实在难过,所以严飨夫人不准给女儿缠足。”(周作人《永日集》)过了多少年,当梁漱溟先生抗战中巡历前方,返回后方一番感慨,却又是“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我努力的是什么》)的惨状。

脚下艰难,头顶也不易。辫子的故事已经是古老中国谈虎色变的了,女人么,甚至卑微若阿Q其所深恶痛绝的两件事,除了假洋鬼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做人的资格”,就是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阿Q正传》)。女人可以剪发?可以受辱之后不跳井苟活着?不要看轻今天说来几近天方夜谭的关于女人的脚或者发式等等,倒退多少年前,那是一个古老国家最不堪的一幕。记得“多国部队”是怎样堂而皇之打进北京的么,也是因为缠足呢,不少的女子逃不及遭了辱,跳了井,这是香港导演李翰祥写入《火烧圆明园》的镜头的。你不惊讶?妻子遭辱跳井,丈夫是只能鼓励和默视的;你不难过?晚近的历史就是这样把妇女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相连系的。中国妇女,她们的脚、发,不过是需要解放的一道门槛,深入堂奥,那更是惊心动魄的血斗,要让更多的人明白过来女人是人以及女人也就是女人这个理,老实说,还早得很。不是吗?今天还有多少“膜拜”者?为什么“处女膜修补术”如此堂皇如此火爆?这么说来头发算什么呢,曹聚仁先生早就看破中国的“妇女运动的成绩仅有男女同学和女子剪发二件事”(《娜拉出走问题》),而这头发后来是翻新花样不知其数了,过犹不及于都市海上,“所谓妇女运动提倡了差不多一二十年,其结果资本主义的一切光明幸福全未得到,资本主义的一应黑暗灾祸都已来临”(《乳房》)了,是不是曹先生看走了眼?

本来么,“挽髻,打辫,剪发都可以的,只要不耗费、耗时,妨碍卫生便是了”(胡怀琛《女子当废除装饰》),然而女子们发现无谓的装饰和发式不足取,要剪了发爽快爽快,却遭了非难和迫害。“五四”后不久,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地盘是不能容忍女子剪发的,像什么样子,妇人竟梳拿破仑、华盛顿等头式,不独坏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男不男女不女又成何体统,“弄得小姐不像小姐,尼姑不像尼姑,简直失了大家的闺范”,于是,“三个剪了辫子的女学生在成都却站不住脚,只得逃往上海或北京”(巴金《家》),这是秦

德君、钟复光、喻孝权、胡兰畦她们的故事了。钟女士后来回忆：受了“五四”反封建的影响，她们有了自我意识，“当时女子除了戴耳环、缠小脚以外，还都拖着一条长辫子，这不但把衣服弄脏，而且每天为梳辫子也很费事，有时还把长发盘成一个小髻叫‘小巴巴头’，更费时间。我想男人都不留长发，我们女子为什么要拖着长辫子呢？”于是剪了发，“很多人看不惯，嘲笑我们，我们置之不理”（《我的青年时代》）。秦女士是与茅盾先生有过一段生活的，《虹》等中的女主人公也就可以对照看，比如说：“正如什么野蛮民族的神话所说的头发是人们的幸福的代表，梅女士也从头发上惹起了意料不到的烦恼”等。这烦恼不仅是“每天上学和回家总有些轻薄少年跟住她，在先还不过远远地喊：‘看剪发的女学生哟！’后来却竟连极猥亵的话也都掷过来了”（《虹》），后来更惨烈到孙传芳一直到国民党叛变后专捉剪发女子屠杀！先前很多女子是效仿何香凝式的短发，却因以得祸，湖南反攻倒算的告示上是



剪发后的四川女子（前排左一：赵世兰；
中坐者：钟复光；后排右二：赵君陶）

这样大写着：“巴巴头万岁！瓢把子鸡婆用枪毙！男女学生一头睡，生出儿子是纠察队！”有多少只因为是短发而被无辜杀害的女子。

鲁迅是有过《头发的故事》的故事的，他愤懑地发问：“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让她们吃这苦的，有军阀有客有土豪劣绅，有道学家的“四铭先生”，有虚伪的“高老夫子”，有“九斤老太”，有废了跪拜废了缠足便惊呼“留此膝此足何为”的愚民昏众，也是只有鲁迅不去相信所谓“黄金时代”的到来，“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匮乏根基的变革会带给铁屋子里的人更多的苦痛，不是么，“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鲁迅这个体认是有影子的：寄居在他寓所的一位剪发小姐要考女高师，竟被“天夺其魄”成了秃子的毛邦伟校长谢绝了，甚至鲁迅的几次疏通都没有结果，于是他写作了这篇“故事”，寄寓了他深沉的哀叹。在鲁迅笔下，这样的故事还很多，什么赤足禁令、旗袍的微妙、男女同行同泳的风波、“第三种水”的故事、女招待、露腿的不雅以及老和尚的故事，一掴一掌血，在在击打在萨满教与礼教猖獗了几个世纪的中国于践踏妇女的黑暗一面。

脚下、头上，革命伊始。路，漫漫其修远，中国的妇女！身体革命、女权革命、心灵革命……，革命在纵深！回眸世纪，悲愤的质问依稀响起来了：“为什么女人就应该为了那些可笑的封建道德和陈腐观念忍受种种的痛苦而且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一本充满血腥味的《列女传》就应该被看作女人的榜样？难道因为几千年来这条路上就浸饱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的女人还要继续在那里断送她们的青春，流尽她们的眼泪，呕尽她们的心血吗？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巴金《家》）遥遥地，那嘹亮的歌声也响起来了：“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她走向了世界

她 走 向 了 世 界



单士厘

在中国晚近的历史上，有这么几个女子的名字是和世界联系起来的：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赛金花、裕容龄、单士厘。不过中国本身毕竟还是男人的世界，就不曾有过完全独立的女权运动，就说这几位女子，或者是归化西方传教士，或者是朝廷命官的小妾和眷属以及夫人，把她们带到了世界，没有这个男权背景的支撑，她们只有认命在闺房中填补中馈的角色，所谓“男女礼顺，慎尊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泰山刻石），在“三从四德”的教诲和规定中，不要说女



金雅妹

子了,连男子都要“不远游”的,也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到了19世纪,被迫卷入世界史的中国人慢慢走向世界。男人,然后是极小概率的女子,步履蹒跚、小心翼翼迈出了本是三寸金莲的一双天足。

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是由传教士带出国外学医后来都归国开办医院的;“赛二爷”以“状元夫人”出国后来名声显赫了,她是中国女界中“花界”的异数,那也是近代中国最不堪的一幕,靠了一个烟花女子挽救大清命运,如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的剧本,“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也是生活》),那也不独是老爷们们的悲哀了;裕容龄姐妹随父出洋,容龄在“花都”巴黎从邓肯夫人学习芭蕾,归国即为西太后跟前的御前女官,给太后开眼,她也就成了中国第一个跳芭蕾舞的宝贝,而单士厘女士是中国第一个写下出国游记的女子,比较上面几位,她是知识女性中的罕觏。

中国人挣脱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走向世界虔诚学习西方,男子始自广东

容闳,女子大概自九江康爱德之辈始。浙江萧山单士厘是浙江钱氏家族的婚配,这就有了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以丈夫钱恂(钱玄同之兄)的饱学和开明,单氏得遇其人,仿佛就有了些赵明诚与李清照伉俪的地造天设,钱恂是外交官,又是光复会的秘密成员,民主、人权这些观念他是有的,一百年前的1899年单氏率子随夫东渡日本,那个时节东瀛还没有秋瑾,没有何香凝,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单氏恰恰亲睹了彼时中国开展政治运动效法日本维新的第一现场,她看到了什么?

东国之自强,是“惟有教育”,而教育则“男女并重”,且“女尤倍重于男”。比勘中土,惭愧哪,“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若“中国妇女,闭笼一室,本不知有国。予从日本来,习闻彼妇女每以国民自任,且以为国本巩固,尤关妇女。予亦不禁勃然发爱国心”矣。中国沉沦,日本崛起,单士厘应该看的真切,于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她的那本《癸卯旅行记》就不单是猎奇和采风之作,钟叔河先生独具只眼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收入其书,其云该书内容记载其人在彼邦所见所闻悉出以启蒙国民精神和心态,是中国妇女觉醒时代的先声,那是不为过的。

已故“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为钟先生《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作序,用了一段钱氏风格的幽默话形容中国晚近的“走向世界”：“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象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这活画了一幅近代中国开放图,这中间单氏的作品也许就是“半推半就”的“犹抱琵琶”,如她说中西妇女之别在“论妇德究以中国为胜”,不幸在其失学,则若“苟善于教育,开诱其智,以完全其德,当为地球无二之女教国;由女教以衍及子孙,即为地球无二之强国可矣”。且不说这固有“妇德”能否创造性转换为新世纪的价值资源,单凭女学即可“强国”难免斤两不足,当然中国如何由弱转强,回黄转绿,不是单氏肩头扛得动的课题。单士厘出洋东瀛,“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她写书是为了“我同胞妇女或亦览此而起远征之羨”,其效如何,这位仪型风范的女子大概终输秋瑾之辈一筹,然而在历史上,其“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乃夫之题记),这单士厘三字就不朽了。她还携带子、媳、婿同行,这